

通志堂經解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第十一

後學鄱陽董 真卿 編集

經



兌下 兌上

集解

程子曰兌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

也 兌亨利貞

○音訓兌 陸徒外反

集解

程子曰兌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為說

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為邪諂而有悔咎一作吝故戒利貞也○朱子曰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為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蓋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為說亨剛中故利於貞亦一義也

附錄

朱子語川壅為澤坎為川兌為澤澤是水不流底却也 下一畫閉合時便成兌卦便是川壅為澤之象淵

纂註

李氏舜臣曰以

陽下陰陰陽相說故曰兌亨亦猶咸之所以為亨又曰三女之卦彖辭必以正者戒之蓋陰柔之性多无所守而兌說之質最為易流乃若三男之卦則直論其卦之德而不復戒之以利貞者陽剛之性不至於牽溺也○朱氏曰二五剛中而五又正乃戒以利貞在二三四不正則陷於邪諂悔吝將生

九和兌吉 集解

程子曰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最下无所係應是能卑下和順以為說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為說而无所偏

一元偏字私說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无應則不偏處說如是所以吉也○朱子曰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故其象占如

此纂註

蔡氏曰爻位皆剛不比於柔得說之正和而不流於邪者也故吉○馮氏當可曰與二相比和同無間故曰和允心懷疑阻而面相說者

誠小人也初以陽德處下無欲於三無嫌於二是樂易君子謙退溫恭以待物之象也○雙湖先生曰允自有和義和獨於初言者以其得陽剛之正具和說

之體故首言之且為吉占也

九二孚允吉悔亡

集解

程子曰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

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不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有悔矣以自守而亡也○朱子曰剛中為孚居陰為悔

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

纂註

錢氏曰中實為孚二五剛中故皆曰孚○李氏過曰二應五君臣同德而相說孚允之吉也○張子曰私係於

近悔也誠於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亡

六三來允凶

集解

程子曰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允就之以求

說也比於在下之陽枉已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內為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一作性陰下也失道下行也○朱子曰陰柔不中正為

允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凶之道也

纂註

王氏宗傳曰六三居兩允之間一允既盡一允復來故曰來允夫上下四剛皆君子也三

以小人廁乎其間而位則不當左右逢迎惟以容說為事此小人之失正者故於允為凶

九四商允未寧介疾有

喜

○音訓商陸氏曰如字商量也鄭云隱度也介陸氏曰音界隔也馬云大也

集解

程子曰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

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未能有定也兩間謂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守謂之介若

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喜也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以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朱子曰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此為戒

纂註

徐氏曰天下之理是非不兩立公私不並行好善則疾惡從正則遠邪此君子小人之分也然邪念未易去也自非介然剛持

有守之君子鮮不為邪柔之所移奪一牽於柔則將淪胥而為小人之歸矣豈不可畏哉況夫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詔王以八柄馭臣者也所以奔走服役於其下而求說於我者无所不至況又與之親比者乎商兌未寧正天理人慾公私界限處不可不審所從也聖人以介疾有喜言之所以開示正道隄防邪心其意切矣○李氏椿年曰兌正秋也於五音為商○馮氏椅曰兌正秋二爻當八月之氣故因取商象○許氏曰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爵之嫌初九雖无應猶可也九四雖有應尚多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无不吉而无應者亦有免之之道云○項氏曰介人守以為限別豫六二中正自別故為介石晉六二守中正以俟九五孚于上之明卒受其福故為介福此爻守不正之位不動故為介疾

剥有厲

集解

程子曰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嘗无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

聖賢在上天下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強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為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善聖人為戒之意深矣剥者消陽之

各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于剥則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為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朱子曰剥謂陰能剥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為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剥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

六則有危也
纂註 徐氏曰上柔處說之極无他係應惟附五以求說也五位雖當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道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故下有忌

而可勝上有說而可決大哉中正之為德乎○程氏曰二五同為陰所乘而所孚不同者二陰位不過剛故孚五以剛

居陽故孚于剥孔子謂位正當者如此
上六引兌
集解 程子曰兌卦至

極則愈說上六成說之主居說之極說不知已者也故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然而不至悔咎何也曰方言其說不知已未見其所說善惡也又下乘九五之

中正无所施其邪說六三則承乘皆非正是以有凶○朱子曰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

言其
纂註 毛氏曰所以為兌者三與上也三為內卦故曰來上為外卦故曰吉凶
引○雙湖先生曰如毛氏說則三之來兌是欲來上六以為說上

之引兌是欲引六三以為說也橫渠漢上誠
大象傳 麗澤兌君子以

齊皆作引六三之小人以為各從其類亦通
朋友講習
集解 程子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

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朱子曰兩澤

相麗互相滋益朋

附錄

程子語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說无害友講習其象如此

語

纂註

蔡氏曰講兌象習重兌象○徐氏曰天下之至可說者无如朋友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徒詳紬繹无得雖曰為學亦將枯燥生澁而无

可嗜之味危殆机桎而无可即之安矣豈能終悅懌於心乎故必從容論說以講之於先又必切實體驗以習之於後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麗澤之益庶乎其有相滋之實而真說在我矣

彖傳

兌說也

集解

朱子曰釋卦名義

剛

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

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音訓先陸西薦反又如字難陸乃旦反

集解

程子曰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為陽所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

接物和柔之象故為說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正一作貞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一无心字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一作君人之道以人心說服為本故聖人贊其大○

附錄

朱子語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譽淵允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

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應天順人說了到了順天應人

纂註

徐氏曰剛中二五也柔外三上也剛中而柔外則立已者正而說人者非邪矣○李氏舜臣曰柔外故能說剛中故能利貞內剛而利貞者說

之以道也若柔見乎外而內不剛是乃所以為佞說之說非和說之說也要必剛實在中外雖和而中有守是以和而不流此說之出于貞而與天人合也○馮氏椅曰所謂民勸者蓋父詔其子兄語其弟妻勉其夫朋友亦以是相責也○李氏曰民至相勸以從上令何事而不可成聖人所以大之也○項氏曰革與兌皆言順天應人者兌二至上互革○雙湖先生曰上六天位順乎天之象六三人位應乎人之象說以先民亦三也在人位下有民象自三至上似坎有犯難之象○楊氏萬里曰天人俱說是惟无事无難也有事而與民趨之則勞而忘勞有難而與民犯之則死而忘死忘勞非人之情也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曷為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自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

小象傳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集解

程子曰有求而和則涉於邪諂初隨時順處一作處

順心无所係无所為也以和而已是以吉也象又以其處說在下而非中正故云行未疑也其行未有可疑謂未見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則无是言也說以中正為本爻直陳其義象則推而盡之○朱子曰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

纂註

蔡氏曰初未牽於陰所行未

疑
孚兌之吉信志也
集解

程子曰心之所存為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

自失乎是以吉也

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集解

程子曰自處不中正無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

九四之喜有慶也

集解

程子曰所謂喜者若守正而君說之則得行其剛陽之道而福慶及物也

孚

于剥位正當也

集解

程子曰戒孚于剥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成也密比陰柔有相說之道故戒在信之也○朱子

曰與履九五同

上六引兌未光也

集解

程子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无

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无意味甚矣豈有光也未非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謂不能光也

纂註

馮氏曰小人欺蔽其

君厭然掩其陰柔晦昧之迹卒為陽明之害者皆其心之未光者為之也



坎下

巽上

集解

程子曰渙序卦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義渙所以繼兌也為卦巽上坎下風行於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為渙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

利貞

○音訓渙陸氏曰呼亂反散也離宮五世卦假陸氏曰庚白反柔同梁武帝音賈

集解

程子曰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于乎中心

離則散矣治乎散亦本於一作必由中能一有利貞字收合人心則散可聚也故卦之義皆主於中利貞合渙散之道在乎正固也○朱子曰渙散也為卦下

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為渙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故其占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

當至于廟以聚之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

附錄

朱子語此卦只是卜祭吉又更宜涉川淵問萃言王

假有廟是卦中萃聚之象故可以為聚祖考之精神而享祭之吉占渙卦既散而不聚本象不知何處有立廟之義恐是卦外立意謂渙散之時當聚祖考之精神耶為復是下卦是坎有幽隱之義因此象而設立廟之義耶曰坎固是有鬼神之義然此卦未必是因此為義且作因渙散而立廟說大抵這處都見不得學

纂註

馮氏當可曰渙所以為散者繼允之後人情說豫則開舒放肆而亂所由生○朱氏曰天下離散不安其居聖人將以聚之故以宗

廟為先宗廟者收其心之渙散而存之也人孰不有父母知報本則知祭祀出於人心復其本心則離散者可合而天下無事矣治渙之道也上為宗廟艮為門闕五王位九五有入自門闕至宗廟得人心而存之象○張氏汝弼曰利貞者九五中正也○李氏舜臣曰十三卦制器舟楫取渙則黃帝堯舜取此為利涉之用矣又曰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拾其蕩析之心所以為招攜之術皆所以統攝民心而堅凝之也○陸氏希聲曰渙萃二卦皆言王假有廟所以明渙萃之理為教化之宗主也○馮氏椅曰易稱有廟說者皆襲焦延壽之說以上九一爻為宗廟愚謂不然宗廟者國之本也其在都邑之中乎渙自二以上有廟之象或又曰自五以下有七廟之象想以畫數三陰爻六畫而一陽爻一畫通為七也蓋三爻之艮為門闕謂一陽爻在上為屋二陰爻在下為闕高巍之象也故萃自四以下互艮渙自五以下約象亦艮也○雙湖先生曰渙有二義卦有因民渙散而萃之意假廟是也又有渙天下患難之意涉川是也爻則全以渙為美事各有不同不可以一例觀之也○趙氏曰天下之難非陽剛得位莫能濟故難之散也則

為渙及其下之聚也則為萃二卦之辭略同然渙言亨者一萃則再言之渙言利者二萃則三言之渙言王假有廟萃則如以用大牲之辭以是知渙而後萃誠有其序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音訓拯陸氏曰拯救之拯馬云舉也伏曼容云濟也王肅云拔也子夏作拊拊取

也

也

程子曰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又得馬壯所以吉也六

為教深矣馬人之所託也託於壯馬故謂拯渙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初之柔順而託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也渙拯於始為力則易時之順也○朱子曰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為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

蔡氏曰拯救也馬所用以行者馬壯則行速言用救渙之急也○雙湖先生曰馬坎象前五震亦象馬明

夷二至四互坎三至五互震故其象同詳見明夷六二爻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音訓机陸音几

集解

程子曰諸爻皆云謂渙之時也而處險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亡也机者俯憑以為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離之時兩皆无與以陰陽親比相求則相賴者也故二目初為机初謂二為馬二急就於初以為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體而不在險中也或疑初之柔微何足賴蓋渙之時合力為一作而勝先儒皆以五為机非也方渙離之時二陽豈能同也若能同則成濟渙之功當大一有吉字豈止悔亡而已机謂俯就也○朱子曰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蓋九奔而二机也

纂註

王氏安石曰奔速辭剛能速者也○

朱氏曰震足動奔也互震○張子曰奮於坎中進而之前則難解悔亡若退累於初險不能出其悔終存○馮氏椅曰自王輔嗣曰机承物者也後來諸儒皆以案几為說且於父義紛紛无一定之論王輔嗣胡安定程河南蘇東坡以初六為机龔深父耿希道洪成季以九五為机朱子發以六四為机朱晦翁又以九奔而之二即机也机說文本也山海經曰族藺之山多松柏机机二字義不相蒙周官五机亦不從木然则机木也人之離家困於道途則依木以休息詩所謂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是也○雙湖先生曰坎自是堅多心木困初六株木亦坎體渙互震亦木象上巽亦是木若如厚齋所說不知指何卦為机木看來初在險下既取馬壯為吉則是貴其去險也二在險中曰奔其机豈非欲其速奔出險而亡其悔乎則机木指巽矣同德相逢九五是也其奔五乎

三渙其躬无悔

集解

程子曰三在渙時獨有應與无渙散之悔也然以陰柔之質不中正之才上居无位之地豈能

拯時之渙而及人也止於其身可以无悔而已上加渙字在渙之時躬无渙之悔也○朱子曰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如此大率

纂註

李氏舜臣曰坎二陰本為險陷三居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

得水而通故能渙散其身出險自无悔吝作易者教之以往為上九之應而離險難者乎○陳氏友文曰已私散則為善三之躬四之羣上之血是也夫人之所以膠執蔽固終不能自脫於險者有我而已六三雖不中正而高出坎險之上於是釋然消散其有我之私而志在於外自然无悔矣○胡氏允曰蒙六三曰不有躬渙六三曰渙其躬蓋蒙以長坎成卦渙初至五亦艮坎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

夷所思

○音訓有丘陸氏曰姚作有
近匪夷陸氏曰荀作匪弟

集解

程子曰渙四五二爻義相須
故通言之彖故曰上同也四

巽順而正居大臣之位五剛中而正居君位君臣合力剛柔相濟以拯天下之
渙者也方渙散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為之依歸四以巽順
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天下渙散而能一无能字使
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也渙有丘匪夷所思贊美之辭也丘聚之大也方渙散
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難其用至妙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見所能思
及也非大賢智孰能如是○朱子曰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
无應與為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
小羣以成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
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
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
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
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道夫渙其羣老蘇說是渙了小小底羣隊併
做一箇東坡所謂合小以為大大以為一且如我太祖取蜀取江南皆是渙其
羣渙有丘之義 渙其羣言散小羣做大羣如將小物事幾把解來合做一大
把東坡說這一爻最好緣他會做文字理會得文勢故說得合
渙有未見有大好處今爻辭却說得浩大皆不可曉並易說
也丘聚之高也夷等夷也猶豐九四遇其夷主之夷四本居二與初三皆柔同
類而等夷者也今柔進居四散其同類之私羣而上聚乎五故元吉渙下聚上
渙有丘也匪夷所思言非其等夷所能思及此也○馮氏當可曰五在四上高
丘之象○張氏汝弼曰約象為艮艮為丘○朱氏曰五艮為山半山為丘丘聚

附錄

朱子語老

纂註

徐氏曰羣同類

也案四在互艮之中取上象宜矣○余氏曰渙六四渙其羣謂下卦本坤三陰成羣今二來居四九往居二是散其羣也昔為否今否既散亦元吉之義九

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集解

程子曰五與四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

得其道矣唯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一作浹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居王位為稱而无咎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再云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是則无咎也在四已言元吉五唯言稱其位也渙之四五通言者渙以離散為害拯之使合也非君臣同功合力其能濟乎又義相須時之宜也一作而也○朱子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

附錄

朱子語渙汗其大號

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為象不為无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无不被而及之亦由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乎四體也道夫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教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這箇物出不會反却不是說那號令不當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

不反底

纂註

程氏曰汗由中出浹於四體亦由大號由君出浹於四方○鄭氏東卿曰人之一身陽主氣陰主形元氣蒸而為汗流而為血

意思淵

二陽散於外故言汗言血二陰分於中故言躬言羣○朱氏曰有疾者閉塞不通陽降陰升浹於腠理否者亨矣否乾陽降二坤陰升四降者成坎坎水浹于上下汗出之象巽為號陽為大九五出號令者也故曰渙汗其大號○雙湖先生曰漢上說象密矣但陽降為坎水不知何以必其為汗也正為自陽降陰升

上成艮體有身之象汗自身出故坎得為汗又成巽體而為號其象方足若所謂天地間雷風水火四者皆有聲之大者以故易中雖无兌體而或取言鳴號之類必有雷風水火之卦此卦大號以巽風且在九五陽爻取也若以正位凝命及申命行事為例已是夫子大象矣

上九渙其血

去逃 出无咎

○音訓去陸羌呂反逃陸湯歷反

集解

程子曰渙之諸爻皆无係應亦渙離之象唯上應於三三居險

陷之極上若下從於彼則不能出於渙也險有傷害畏懼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陽剛處渙之外有出渙之象又居巽之極為能巽順於事理故云若能使其血去其惕出則无咎也其者所有也渙之時以能合為功獨九居渙之極有係而臨險故以能出渙遠害為善也○朱子曰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故其象占如此血謂傷害逃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

附錄

朱子語渙卦亦不可曉只以大

已私其次便渙散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張氏汝弼曰巽為風應乎六於人其次便渙去患害人傑渙是渙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今當散積聚

當散羣隊

纂註

張子曰上若係三害不可免能絕去陰類遠去其難則可免

當散淵

○洪氏曰血者陰之傷也○張氏汝弼曰巽為風應乎六

三之坎坎為血卦風之與血常相為用渙而運之則榮結而聚之則為害也○陳氏友文曰坎為血卦血指六三逃遠也小象遠害正是以遠釋逃字上雖與三應超處渙上不為所染故渙散其血捨之遠去去坎險之害而得无咎也朱子引小畜文改惕字似未安○蔡氏曰渙散也以成卦言之則在二與四以治渙言之則唯五與四當位故於五曰正位於四者得位四能渙其羣而上同五能正王位而出令所以濟渙也初與二救渙者也三則自治其渙上則避渙而

已 大象傳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音訓享 陸香兩反

集解

程子曰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救天下之渙散至于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廟祭祀之報出於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

所歸也係人心合離散之道无大於此○朱子曰皆所以合其散

附錄

程子語萃渙皆享于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為其渙散故立此

以收

纂註

徐氏曰風行水上渙散披離渙之象也先王享帝立廟所以合其渙也此誠敬仁孝之至幽无不格散无不聚故於彖象中言之○

虞氏曰陰上至四承五為享帝陽下至二為立廟○朱氏曰享于上帝使人知天无二主立廟則人知反本鬼有所歸所以一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渙○劉氏曰巽者潔齊之時故卦有巽者多言神事觀曰盥薦升曰用禴巽言史巫○項氏曰享帝于郊象巽之高立廟于宮象坎之隱○馮氏曰大象別立一意以為用易之方享帝立廟與彖傳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王假有廟意有不同

彖傳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

而上同

○音訓上陸如字又時掌反

集解

程子曰渙之能亨者以卦才如是也渙之成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剛陽之來

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四五君臣之位當渙而比其義相通同五乃從中也當渙之時而守其中則不至於離散故能亨也○朱子曰以卦變釋卦辭

附錄

朱子語問剛來而不窮窮是窮極來處乎中不至窮極否曰是居二為中若在

下則是窮矣學象剛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三此說有些不穩却為是六三不喚做得位然而某這箇例只是一爻互換轉移无

那隔焉兩爻底淵九二渙奔其机是以卦變言之自三來居二得中而不窮所以為安如机之安也六三是自二往居三未為得位以其上同於四所以為得位彖辭如此說得密若云上應九為上同恐如此跳過了不得此亦是依文解義說終是不見得三來居二之為安二之於三為得位是如何易說

纂註

蔡氏曰剛來不窮二也乾交坤而為坎也二在卦中故不窮柔得位四也坤交乾而為巽也上同四上同乎五也○馮氏椅曰以二四往來明

卦義不窮上同明亨剛來不窮即需剛健不陷義不因窮之象又曰觀孔子之彖全在二四兩爻九六往來成夾輔九五之功所以亨渙而王者以之假廟以之涉川以之貞固皆兩爻之力也○雙湖先生曰本義卦變自漸來故指柔為三三却未為得位蔡氏指柔為四則四正得位外謂外卦上同謂上同於五似為得之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集解

程子曰王假有廟之義在萃卦詳矣天下離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

至於有廟乃是在其中也在中謂求得其中心攝其心之謂也中者心之象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卦才之義皆主於中也王者極渙之道在得其中而已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享帝立廟民心所歸從也歸人心之道无大於此故云至于有廟極渙之道極於此也○朱子曰中謂廟中

附錄

朱子語王乃在中是指廟中言王指九五言宜在廟祭祀伊川先生說得那道理多了他見得許多道理了不肯自做他說須要寄搭放在經上易不須說得

深只是輕輕地說過淵

纂註

南軒張氏曰夫收天下之心莫若奠宗廟而正王位王乃在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是也

利涉

大川乘木有功也

集解

程子曰治渙之道當濟於險難而卦有乘木濟川之象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利

涉險以濟渙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卦有是義有是象也

纂註

郭氏京曰利涉天川下脫利貞字

小象傳

初六之吉順也

集解

程子曰初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之才也始渙而用拯能順乎時也

渙奔

其机得願也

集解

程子曰渙散之時以合為安二居險中急就於初求安也賴之如机而亡其悔乃得所願也

渙

其躬志在外也

集解

程子曰志應於上在外也與上相應故其身得免於渙而无悔悔亡者本有而得亡无悔者本

无附錄

朱子語六三渙其躬志在外也是舍已從人意思易說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集解

程子曰稱元吉者謂其功德光大也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二爻之義通言也於四言其施用於五言其成功君臣之分也

王居无咎

咎正位也

集解

程子曰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能如五之為則居尊位為稱而无咎也

附錄

朱子語散居積

須是在它正位方可

九五象王居无咎只是節做四字句伊川尼其句所以說得王居无咎差如上九象亦自節了字則此何疑並易說

纂註

王氏曰為渙之主惟王居之乃得无咎正位不可以假人也

渙其血遠害

也

○音訓遠

集解

程子曰若如象文為渙其血乃與屯其膏同也義則不然蓋血字下脫去字血去惕出謂能遠害則无咎也

陸表萬反

經

兌下

坎上

集解

程子曰節序卦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為卦澤上